

地盤工何奇燦 公餘進修20年 退休讀藝術碩士

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
年將七十的退休地盤工何奇燦不懈地進修，追求藝術夢。
(陳縱宇攝)

追逐夢想永遠都不怕遲，年將七十的何奇燦 (Clint) 將這句話完美詮釋，六十年代中三畢業後，他做過各種雜工，在地盤工作數十年，卻有一個藝術夢。於是他努力進修，從連「剪」字都不會寫，到今天英語名詞常掛在嘴邊，又報讀藝術課程，刻苦努力追上進度，數年間從小學生畫畫程度，進步至能獨立創作，畢業作品更是抽象風。他更獲得獎學金，將到澳洲讀藝術碩士，繼續追夢。

在追求夢想的路上，他從不覺得年紀是障礙。「年紀不是問題，更可能有優勢，其他同學可能要考慮做完後如何出來搵食，我不需要考慮任何事，喜歡做就做。」

在出發往澳洲前夕，Clint 坐在香港藝術學院的辦公室內，向記者展示他數年前在藝術高級文憑課程第一天上課時的畫作。當時導師要求他們就身邊看到的事物畫素描，沒有任何藝術訓練的他，隨便就畫了背包的扣帶，筆觸如小學生塗鴉。「我這張作品很厲害，嚇親老師。」

Clint 從小喜歡拿筆畫畫，然而沒有受過太多藝術訓練，「我六年級時連美術都不及格」。1948年在廣州出生，1949年隨母親移居香港，父親是抗日的國民黨老兵，他與國民黨中人聚居在一起，住在石硤尾木屋區，當中有不少是讀書人，他們為孩子辦私塾，一個課室聚集了數十個小孩，教授《出師表》、《赤壁賦》等古文。當時他家境清貧，連買書的錢也無法負擔，卻旁聽了一段時間。

看展覽完全不懂

石硤尾大火後，他一家在附近路邊搭棚暫住，不久獲派七層大廈安置。後來爸爸進了建築公司工作，一家人生活有所改善，收入穩定，作為家中六個孩子的老大，他才有機會入讀常規小學四年級。他讀書成績不算好，讀到中三就輟學，出來學做無線電，後來無線電工業走下坡。「我們用的是真空管、電子管，需要技術，後來卻慢慢轉成IC (集成電路)，不用修理，一壞了就拿塊換掉，我想，未來可能

不需要我們了。」

他決定轉去電子廠工作，後來電子工業北移，也嘗試在內地工作，數月後覺得不適應，於是轉做地盤。從雜工做起，後來成為幫助測量師測量的「蛇仔」（測量助理），又做在樓宇上開平水墨線的「墨斗」（測量平水員），「最辛苦是地盤開閘的時候去做調查，工地裏很多雜草和樹，還有很多蛇蟲鼠蟻，又曬又渴。」他在地盤工作了30多年，養活一家，至今年3月才退休。

出來工作後，20多歲時Clint 遇上讓他六年級美術科「肥佬」的老師，他開始跟老師寫字和畫國畫，閒來也去藝術館看國畫展覽，發現旁邊的西洋畫展覽也很有趣，於是買了本《西洋美術史》回家參考，看不明白，便去看更多相關展覽。「怎樣看也看不懂，就想讀些相關的課程看會否有幫助。」

因魯迅讀文史哲

他在早年便積極進修，1997年50歲時入讀公開大學學士課程。當時他剛與妻子離異。「那段時間我很失落，兩個女兒送了去外國讀書，完全沒有精神寄託，曾經每晚流連酒吧，後來我發覺自己的人生不應只是這樣，思考自己究竟應該做些什麼。」他曾想過做義工、搞社運等，「我發現自己最擅長的只是幫人鬆油砌屋，對

其他人幫助不大。在義工社運中什麼也不懂，只是搬抬搬搬。」

他在書上看到魯迅棄醫從文的故事，覺得自己也應先進修更多知識，因此修讀文史哲課程。「我也沒想過自己能畢業，讀第一科應用文時，要寫封信請人來剪紙，我連「剪」字也不會寫。」他將勤補拙，成功拿下學士學位，發現自己也有能力讀書，信心更大。「我覺得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，只在你肯不肯做。」

後來他覺得藝術好玩，從報上看到香港藝術學院的招生廣告，決定從高級文憑讀起。「當初的目標只是，死都要先完成課程。」第一天上課卻發現自己程度大不如人，要跟老師從頭學起。為填補不足，他每天放工後都會去圖書館找素描書練習，慢慢追上進度。2年後畢業時，作品已經有板有眼。

「最初的一兩個學期真的很辛苦和迷惘。但後來看自己的作品都OK，覺得還可以試下去。」於是他繼續報讀學士課程，發現跟文憑的訓練又截然不同，除了有基本技巧也要懂得創作。「許多想法都被導師否定了，改了很多遍。」雖然如此，但他認為自己比起其他同學已經輕鬆。「我年紀這麼大，經歷了這麼多，袋裏有很多東西，導師否決了一個意念，我馬上能提出另一個。」

過去數年他都是一邊工作一邊進修，雖然近乎從零開始，但他沒有特別感覺。「我們小時候窮慣了，又做開地盤，不覺得特別辛苦。最辛苦是高級文憑第一年，完全不知道導師的要求，也不知從何入手。」幸好不少同學都有美術底子，當他茫然呆坐時，也會熱心給他指導。雖然與同學年紀相距一大截，最大也不過40歲，但他也與他們打成一片。「如果很孤獨地讀，就算能畢業也不能有好成績。」

「最初我也不敢跟同學聊天，他們太年輕，又這麼叻。但既然他們願意和我聊，我也抓緊機會請教。從同學身上學到很多，如技巧等。」他曾有份功課應付不來，幸得同學肯捱夜幫助才能完成。而地盤的工作經驗也能應用在創作中，如測量推算可應用在3D功課上，計算精準接駁

位置。早年他在地盤各部分幫過手，釘板燒焊全都懂得，不時也教導其他同學。

而在地盤工作的耐力，也能應用在藝術學習上。創作上遇到難題也不放棄，努力嘗試各種方法解決。「不掂的話難道要停工？這是不行的。」無論經歷什麼困難，他從未灰心。「我們能來到這個世界是很幸運的事，無謂因為小事情就浪費自己的幸運，我小時候無書讀，看見別人讀書，覺得他們很幸福很開心，現在有機會是否要好好把握？」

被工友視作傻佬

起初他也覺得藝術無法觸碰，是專屬某一類人的，「我讀書也沒想過創作，只是想明白它說什麼。」之前看抽象的作品，完全不明白想表達什麼，「只是覺得畫得很漂亮」，認識多了反愛上此風格。「它給人更多想像空間。如看小說精采過電視劇，小說描寫如何打出一掌讓人聯想很多，與電視劇實在地做出大有分別。讓觀眾有想像空間是很重要的。」他許多作品都是從生活出發，如畢業作品以地盤環境為靈感，視覺藝術研究也是以曾居住的美荷樓為研究對象。「沒有感情做不出好東西。」

他表示，這個年紀再投入藝術的人很多，但很少修讀有系統的課程。「許多人退休後學畫畫，但我不甘心自己只停留在興趣班階段。我要不就不學，一學便要受完整訓練。雖然辛苦很多，但付出的，就算沒有取回十足，也能取回八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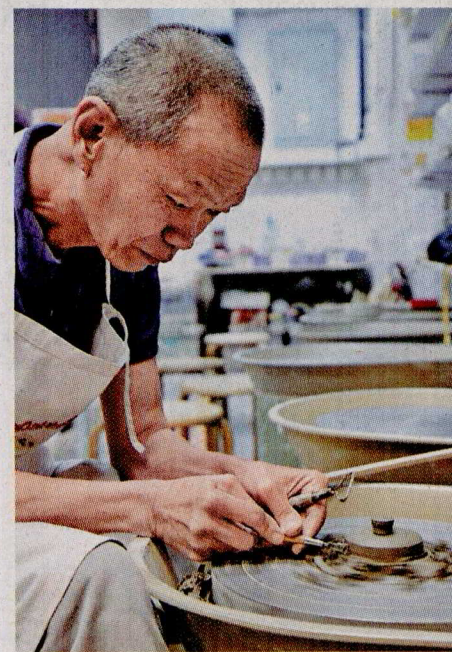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身邊的工友都不明白他的選擇。「他們知道有個傻佬一放工就返學，電影又不看，麻雀又不打，不懂享受人生。」然而他覺得現在狀態才是最享受，就如孔子說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，他認為很能形容自己。「我常畫到忘了食飯」。他表示，很難跟旁人解釋自己在做什麼，除非對方真的有濃厚興趣。然而只要有心了解，一定能找到門路走進去。讀書前，他總覺得搞藝術的人「比自己高了幾級」，現在則有不同想法。「藝術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認識的。當你認識了，整個人的想法和感受都大有不同。」



Clint (左二) 與一眾師友在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的畢業作品前，作品以地盤環境為靈感。
(受訪者圖片)



在地盤工作30多年，他認為當中的工作哲學也能應用在藝術創作。
(受訪者圖片)



孔子說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，Clint認為這很能形容自己。
(受訪者圖片)

得獎學金澳洲進修

做開地盤工作，Clint 自言最擅長立體的創作，對於色彩的感知比較弱，因此在修讀藝術的第三年猛下苦功，對顏色的敏感度大增。而入讀後因為課程要求，他的英語大有進步。「有壓力會學得快」，畢業時他獲關冕先生紀念獎學金，將到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修讀藝術碩士。為了準備，他早在3月已經先過去修讀預備課程以作適應，起初也不太聽得懂當地的英語口音，如今已經大有進步。他自嘲道，「殺到埋身自然識。」

為了到澳洲，他在3月決定退休，打算專心進修。家人也很鼓勵他繼續讀書，如在澳洲的女兒便負責接應他。問到未來會以藝術創作為業，他如此回答：「我的目標是很近的，只是完成藝術碩士，再考慮其他。但我自己很喜歡藝術創作，有些同學會賣作品，但我不賣的，很辛苦才畫出來，賣畫好像賣仔，我又不是等錢使。(笑)」不少同學都想把藝術變成職業，但他自言沒有這想法。「我年紀這麼大，創作只想先享受。」



Clint 與在澳洲的外孫女一同看梵高畫展。
(受訪者圖片)



他在公開大學學士畢業時的照片。
(受訪者圖片)

何奇燦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48
出生地點：廣州
學歷：香港公開大學中國人文科學學士、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



數年之間，Clint的畫工大有進步，圖為他2014年的畫作Massacre。
(受訪者圖片)